

● 医生日记

# 90后治疗师谈理想与成就感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张轶



图为作者（右一）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我是一名90后治疗师，做起事来一股子劲儿，满脑子都是理想。刚入行时，我总有一种：“我要成为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的信念，后来这个信念逐渐被“我希望我治疗的人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替代。

我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一个重获健康的人？一个重新回到家庭负起家庭责任的人？还是一个能为社会出一份力的人？我希望都是。

那是一对年轻的夫妻，刚步入而立之年的丈夫因一次意外，从高处坠落，导致脑损伤。紧急手术后，丈夫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四个多月，终于活了过来。

“你的丈夫可能这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主刀医生的话让妻子稍稍平静的心情又跌入了谷底。但这位坚强的妻子并没有放弃，带着丈夫继续进行康复治疗。

刚来科室时，患者整个人特别消瘦，双下肢无力，无法正常运动。因为卧床制动的比较久，他会有些不耐烦，总是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我还能走路吗……”每当这时，我总是安慰他：“只要坚持，就一定有收获。”

或许是重大创伤后的心理反应，早期训练时，他情绪起伏很大，时而“好脾气”，时而又“臭性子”。“臭性子”的他在无法完成训练动作时，忍不住地朝我们“怒吼”；“好脾气”的时候，他又会笑着指着



自己脑袋上的手术伤口，说：“你看，我这里受了伤，

是做过手术的，所以不要计较我早上的火气。”他的妻子也在一旁解释：“他是个急性子，情绪来了连我都要挨‘吵’，但他心眼好，你们千万不要介意。”看着这对默契十足的夫妻，我心中那点“郁闷”也早就烟消云散。

康复训练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也越来越认真，每天都在进步。能多完成一两个动作的时候，他会很骄傲地告诉我“这个难度太低了，给我来点累的……”那一脸的“不屑”掩盖不了心里的满足。

“现在每天都是机器人帮我做康复，洋气得很……”这是他经常对来访的亲朋好友说的话，语气里透着乐观。

从用尽全力无法站起，到放下助行器颤抖着前行五六米……我和这对年轻夫妻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这常人眼中最无所谓的五六米，应该是这对夫妇离幸福最近的距离。

从始至终，我用自己专业的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看到患者的脸上重获笑容，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患者出院后的一年多，我们科室一直坚持做随访。他也给我们打过很多次电话，说已经能自己走很长一段路啦，说回家吃胖了二十多斤，说……

我时常把他的故事讲给其他患者听。我希望在每一位患者的康复过程中，都有家人与医生一起努力；医患携手，我们共同展现生命的光彩。

更正：本报2015年6月25日3版所刊《碎片化交往难准确判断医疗》一文中，“医学既是自然科学又是自然科学”，第二个“自然科学”应为“社会科学”，特此向读者致歉！感谢热心读者孟庆远、杜有功的指正！

● 医考之路

# 不忘初心 再次握手

▲ 解放军301医院肝胆外科 唐浩文

2014年7月，成都某医院执业医师技能操作考试现场，作为医学生的我伴随着加速的心跳踏进考场，抽签，读题，冰冷的纸条上如是写道：患者，男，60岁，脾切除术后3天，现需清洁伤口换药……

题目尚简单，我稍稍松了口气，紧张的心情也逐渐平复。移除敷料、消毒伤口、拭去脓液、安放引流物、敷料覆盖并固定，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最后，自己“应试性”地握住医学模拟人的手，安慰到：“手术伤口愈合顺利，今天感觉怎样？”回头看见考官欣慰的笑容，自己也会意，额外的人文关怀加分我已拿到。

后来，我顺利通过考试，到医院入职。

2015年6月，医院外科病房，已是医生的我，时间几乎被病案书写、查房、手术、交代病情等一系列工作满满地占据。

又是一线值班，我麻木

并快速地敲打键盘，匆忙地奔走于每个床旁，机械地告知每一次病情变化。医学之初心，仿若开始被消殆。

“咚咚咚”的敲门声打破了夜间值班室的安静。

“医生，26床，伤口渗湿敷料，需要换药。”护士说道。我赶紧起床、穿衣、准备换药物品，查看了患者病历后迅速推着换药车来到床旁。动作依旧是干净利落，换药完毕，正准备离去时，忽然注意到患者的手十分费劲地微微抬起并向我伸来。此刻此景和尘封的记忆是何曾的相似！患者的伸手深深地叩问着我学医的初心。整个换药过程，我甚至不曾同患者有一个起码的眼神交流。

至此，我立刻握住老爷子消瘦的双手，交谈并安慰他道：“老爷爷，伤口正在愈合，今天的渗出比昨天少多了……”不到一分钟的交谈，老爷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笑容也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间。

临床工作中，我们仿若

已经习惯于从冰冷的病历中去了解身前患者最真切的疾苦；我们仿若已经习惯于精益求精地治疗“人生的病”而对“生病的人”不闻不问。人生的病，生病的人。简单的词序调换，却生动地昭显着仁医与匠医的区别。仁医，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多一分人文关怀，医学便会带来更多的温暖。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将永远铭记漫长学医路起点时，对希波克拉底的宣誓；永远铭记，执业医师考试中“应试性”的人文关怀；永远铭记行医路上起始段时，那位老人给予我的真切指引。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张博士医考中心

奖项设置：  
 一等奖：3名，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5名，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10名，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名，2015年全年《医师报》。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2015年全年《医师报》。

● 行医随感

# 一位儿童血液科医生的自白

▲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陈娇

和很多人一样，我是从影视剧里听说“血癌”这个词的。《蓝色生死恋》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电视剧，我也曾在善良的主人公因病去世时，哭得一塌糊涂。自那时起，心里便留下一个烙印：血癌是不治之症，一旦诊断无异于死神来了。

然而，当我真正走进血液科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当初错得离谱。无论是在成人还是儿童血液病房，绝大多数白血病患者们乐观且开朗，他们或许因为化疗导致头发不再浓密，或许因为激素导致身材不再苗条，或许因为疾病正在承受疼痛，或许因为移植后排异反应皮肤不再白嫩，但是他们敢于直面自己的疾病，从不轻言放弃，并且互助互爱，用对生命的渴望谱写出一曲动人的赞歌。

急性白血病总体上分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急性髓

系白血病，前者再分为B细胞型和T细胞型。在儿童中，约80%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和50%T淋巴细胞白血病可通过化疗治愈。急性髓系白血病主要是根据患者的基因来分型，总体生存率约50-60%，其中低危型可达70-80%，特殊类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愈率甚至高达90%以上。当然，部分患者的肿瘤细胞比较顽固，难以通过化疗彻底杀死，还有一些患者可能在治疗过程中或者停药后出现复发，这类患者长期生存

的希望相对较低，但是也可以通过骨髓移植或者目前正在研究的免疫治疗等方法与死神放手一搏。虽然一些患者因为白血病本身或者化疗和移植相关副作用而最终离去，但更多的人却获得了新生。

由于了解，由于感动，由于心底对白血病孩子深深的疼惜，我最终选择了成为一名儿童血液科医生。和我的老师、我的同事一样，我衷心地希望患者和家属们直面血癌，不要绝望，和我们一起坚持，希望就在前方！

